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七

秣陵門人 謝璣 全校閱
周景濂

仁

陳生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言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况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

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餘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為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卽在我矣。

林子曰。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

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牝一牡。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

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爲是爾。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林子曰。孔子言仁。亦有最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復禮爲仁

或問復禮所以爲仁。林子曰。今以菓植之仁言之。仁之藏乎其核也。則不芽。芽則失仁。夫芽則便有節文矣。而禮之節文者。芽之外見也。故仁之未始芽者。禮之渾渾也。禮之渾渾。仁之肫肫也。

修道以仁

中庸曰。修道以仁。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

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修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博。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以生子者。在此仁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修乎。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

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亦皆自然由此不慮之知發出來爾而芽而樹而枝而葉而花而實不謂之禮之所生耶。

安土

林子曰安土之教所謂心在腔子裡者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而安土之安所謂在止於至善者是也由定而靜由靜而安。

心不違仁

孔子嘗言仁而論語言心者一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者是也或問論語曰有心哉擊磬乎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此固非以言心也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豈非以言心乎而子乃曰言心者一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聖學之盛者言之而非所謂事心之法也又問事心之法林子曰仁根於心而心不違仁者事心之法也。

卽仁卽心

林子曰仁卽心心卽仁若外心以求仁不識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故以其統體而言之則謂之心。

以其生意而言之。則謂之仁。

林子曰。聖人之道。我之道也。聖人之仁。我之仁也。但聖人生乎我之先。而先我以為道。以為仁。我生乎聖人之後。而後聖人以為道。以為仁。爾故學聖人之學者。以致我之道也。道。聖人之道者。以本我之仁也。即仁即道。而聖人與我有二道乎哉。即心即仁。而聖人與我有異仁乎哉。

行之者一

夫曰道曰仁。則吾既得聞命矣。而曰一者何也。林子曰。此言一。乃一貫之一也。又問一貫之一。林子曰。一安能言之。即余能言之。而汝安能知之。此孔子之道之所以不明。而曾子之唯。不復見於後世也。

天下歸仁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為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仁以已任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或問何謂也林子
曰仁道至大而天地非仁無以覆載而其所以覆
之載之者天地之仁我之仁也日月非仁無以照
臨而其所以照之臨之者日月之仁我之仁也故
仁則能仁而無不愛也仁則能義而無不宜也仁
則能禮而無不敬也仁則能智而無不知也夫仁
則統乎義而禮而智矣而與義也禮也智也又列
而四之者何也林子曰仁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
者是乃仁道至大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曾子

之所謂任重者以任此仁道之重也乃若樊遲問
仁而孔子則曰愛人管仲器小而孔子則曰如其
仁載觀之繫辭有曰仁者見之之謂仁皆非曾子
所謂任重之仁也繫辭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而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曰
順者順以出之而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剛柔
在人則爲仁義夫仁義旣列之陰陽剛柔而皆從
性命中順以出之如此豈非老子所謂先道德而

後仁義之本旨與。大抵古先聖人著書立言。各有攸當。若必執此之言。以攻彼之非。不明至理。雷同附和。殆非爲學之真心也。

依仁

或問依仁之仁。林子曰。仁之道非一。孔子曰。中心安仁。又曰。復禮爲仁。又曰。爲器重。爲道遠。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古今言仁。莫有先於此矣。若管仲仁者之功。而子貢之博施濟衆。是皆求仁於外也。豈非失德後仁。傍之而依者仁與。

長生者仁

柯生問幸免之義。林子曰。今亦復以果實之仁而設言之。譬之已蠹之仁。而自矜其味之甘美矣。而爾以爲甘美之味。能久存乎。故與其自矜乎甘美之味。而孰若自全其生生之仁。生生之仁。萬古而不息矣。然我此身之重。豈曰果實之甘美耶。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其所養。豈特尺寸之膚哉。故身可存也。仁可成也。二者得兼而有之。豈非

君子之至願邪。至於不得已之時。臨患難之際。存其身可也。而不能不害乎仁。成其仁可也。而不能不殺其身。於此二者。而權其輕重焉。故寧殺身以成仁。毋寧害仁以存身。孔子所謂顛沛必於是也。至於微服過宋。而又能以身為重者如此。故比干之死。以其可以死而死之。死之以成仁也。微子之去。以其可以無死而不死之。不死之以成仁也。不謂萬古之一大公案耶。然死非難也。死而能成其仁之爲難也。而召忽之諒。豈非其不知果實之甘美。而反不仁其身與。柯生問曰。比干之死。豈曰能仁其身耶。林子曰。刳心之際。而身中之仁。其不萬古而久生耶。故殺其身矣。而有以仁乎其身可也。殺其身矣。而反有以不仁乎身不可也。然而殺其身矣。而何以仁我之身乎。蓋成我之仁。乃所以仁我之身也。夕死之際。萬古不滅。

林子曰。無以生爲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也。

林瑞新曰。聖人有不死之道乎。林子曰。有之。敢問。林子曰。聖人以死爲歸。不以死爲念。故其死者身。

而所以未嘗死者心也。孟子曰：死壽不貳。聖人不死之道也。若夫萬物皆敝，而聖人不過同得是氣以成形爾，安能獨存於天地之間耶。

生死在身不在心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林子曰：生死在身不在心，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合而觀之，則知君子之所以處生

死之道矣。

林子曰：凡人之所以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以謂生死者，心也。

輪迴者心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迴者，心也。

仁者心壽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天壽而貳其

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神氣歸天之旨

兆居生寢疾。問道。林子曰。爾之疾亟矣。不死是懼。而猶以道爲問。豈不明於生死之故耶。心性之大。昔曾與爾言之。爾今之所問者。何道也。兆居生曰。兆居殆將死矣。願聞歸天之旨。林子曰。神不離氣。氣不離神。拔宅輕舉。歸還於天。此則堯舜殂落之義也。於是兆居生充然若有得者。撚鬚撫腹。怡然而逝。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

學道只要聞道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旣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色身則旣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

生死與我本不相干

林子曰。聖人者。未嘗生。未嘗不生。未嘗死。未嘗不

死。不生不死。聖人之所以超乎形也。有生有死。衆人之所以局於形也。

應麟生有疾。林子曰。爾知所以生而生。所以死而死者乎。應麟生對曰。豈非所謂未嘗生者不生。未嘗死者不死與。林子曰。然。

身心皆非我有

或問四大假合。身其非我有與。林子曰。豈惟身哉。雖至於心。亦皆非我有也。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人而生也。耳則能聽。目則能視。心則能

思。至於死矣。耳猶在也。而不能聽。目猶在也。而不能視。心猶在也。而不能思。由是觀之。身心皆非我有也。夫身心既非我有矣。而其所以長存而不壞者。則固有在焉。或問心身既有壞矣。而其所以不壞者。可得而言乎。林子曰。是惡得而言之。豈非所謂不大聲色。而不睹不聞者。太虛與。

身死而神不滅

林子曰。神也者。亘古今而長存者也。故神者陽也。鬼者陰也。爲善者陽也。爲不善者陰也。陽則氣清。

而屬天。陰則氣濁而屬地。氣濁則神濁。而神反爲鬼矣。劉經邦曰。神寄於人之身。身死而神不滅。鬼寄於人之身。身死而鬼不滅。

王生問曰。神鬼之辯。旣已知之矣。而何以謂之神。而又曰魂也。林子曰。此五行之辯也。心屬火。而神則寄其心之火乎。肝屬木。而魂則寄其肝之木乎。夫木固能生火矣。而無燄之火。則鬱而不舒。昏昏泯泯。如煙如霧。其在吾身。則謂之無明火者是也。而曰神。曰魂者。乃其清濁之分也。

心目自崇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後身實義

勳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與。

吳芝芳

目青紙也

林子曰。非思之靈也。思以青靈也。非思之紙也。以目自崇。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八

豫章門人 吳芝芳 全校閱

周應巖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存乎德行。成之於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

者。德之見於行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苟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恥躬不逮

林子曰。君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言也。尚矣。昔子貢之列科言語也。而孔子則曰。先行其言。若顏子之不違如愚也。而孔子則曰。亦足以發。至孔子之自道也。亦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孔子大聖

人也。惴惴焉以未之有得爲憂。况學者乎。故不訥則不能仁也。不默則不能識也。不訥則不能敏也。陸象山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言時候。若或有閑言時候。便是信道之未篤耳。豈所謂翼翼之小心。不貳之明訓哉。

改過所以遷善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由此觀之。改過以遷善者。儒佛同一道也。

善反然後見性

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矣。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氣質之旣除。而天性之自見也。故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而改過以遷善者。君子之所以返氣質之偏。以還天地之性也。

上智下愚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為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為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為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為上智者。道也。然則上智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耶。林子曰。能移則便為上智。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以為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肖者之不肖。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肖。則自以為賢。不可得而移也。

賢不肖在我

林子曰。桀紂躋跖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已為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已為不肖也。不可得矣。

求在我

孟子曰。求在我者也。又曰。求在外者也。故求之在我者。從其大體以為心也。心則無貴無賤。無貧無

富。求之在外者。從其小體以爲身也。身則有貴有賤。有貧有富。今諸生能來相從受業。是固不知區區之貧之賤也。夫旣不知區區之貧之賤矣。又惡知世間之富之貴哉。但習俗旣久而不能不爲時人之所驚駭。今且儒與儒齒。而道而釋。而農而工。而商。各自爲齒。各求自心。各求在我。而不知乎其他者。是吾弟子也。

林子曰。人之所貴非我也。我之所貴非人也。非我則貴不在我。我不得而有之。非人則貴不在人。人不得而奪之。人不得而與守。則可以處榮。可以處辱。榮辱不在我也。我不得而有。則人得而榮之。人得而辱之。榮辱不在人也。

周召巢許

林子曰。世有處山林之中。以抗巢許之迹者。亦有居廟廊之上。以振周召之勳者。然欲爲巢許。卽能爲巢許。志在己也。欲爲周召。不能爲周召。權在人也。况無周召之志。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

忘利忘名

林子曰。既能忘利。復能忘名。是所謂民無得而稱。民無得而名者。古唐堯泰伯其人也。然吾人之在天地間。當作古今第一流人物。豈可退讓於唐堯泰伯。以爲非我之所能及邪。勉之。

三綱爲重

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而子路猶以爲迂。則區區之正三綱也。又安得不謂之矯邪。渠久當自知之。不必辯也。

朱子曰。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古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豈專在文章議論間哉。亦惟以三綱之重。躬行之不怠爾。幸毋徒以文章議論爲先。而以三綱爲後。取譏於朱子也。萬萬。

顯親

林有棟問顯親。林子曰。將欲爲古之人而顯其親乎。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今之人顯其親也。則爲公爲卿。而古人之顯其親也。則爲賢爲聖。夫我能爲公爲卿。而顯之於朝也。則必曰公卿之父。

矣。若我能爲賢爲聖。而顯之於世也。豈不曰聖賢之父哉。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爲公爲卿乎。有棟曰。敢不佩明訓以修身。思無忝於親者乎。

信友

林子曰。我之道不足信於人也。豈曰朋友信之耶。我之道果足以信於人矣。而人或未之能信也。而不思所以信之者。亦豈曰朋友信之耶。至於人之不吾信也。而必思所以信之者。仁人無已之心也。豈卽曰人之難信。而遂已共所以信之之心哉。

答論舉業

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吾子之志。能不爲舉子業所奪。是所望也。張子曰。孰能少置意於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勉之。

朱子曰。惟懼德業之不修。不憂爵祿之未至。若修德業以要爵祿者。世俗之儒也。况有命存焉。不可得而要者乎。夫旣不可得而要。而必欲要之者。其所謂妻妾不訕而羞之者。未之有也。

朱文公旣第進士。猶從李延平學。蓋亦知所重也。

况子之年邁矣。而猶然急急以從余游。是固可嘉也。幸惟勉之。

道術學業不相妨礙

周大臬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大臬曰。聞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林子曰。累不利於有司。而以分義自安。非道之正也。仲尼不用。乃明六經。余私心慕之。何至焚書以驚衆耶。大臬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大臬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學貴心得

林子曰。昔余習舉子業。曾撰著執中一貫二章講義。時咸謂余所以發之文詞者。真有得於堯舜仲尼授受之旨矣。余亦欣然自以爲得。至一二年。方始覺悟。自以所以發之文詞者。體之於身。茫然不

知所謂。徒以影響古人之糟粕。不惟以之欺人。亦且以之自欺。痛自悔訟。遂棄去舉子業。而爲聖賢之學。必求其所以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豈敢復爲口耳之贅。徇外之學哉。惟諸生相與勉之。共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物也。

林子曰。鄉有何姓者。善記誦。嘗卽其所誦之書。而問之文義。不知也。又有朱姓者。善楷法。嘗卽其所楷之字。而問之。句讀。不知也。若也。騰之於口。以爲訓詞。筆之於書。以爲語錄。曾不知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其與善記誦。而不知文義。善楷法。而不知句讀者。亦何以異耶。諸生戒之。

朱子曰。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今吾子之學。將以明理耶。抑務博耶。若徒務博。非以明理也。戒之。

荅論詩文

有何氏子。自謂其文則類漢詩。則似唐。必傳於世。而名爲不朽矣。林子曰。惟其文而漢詩。而唐。故不傳也。何氏子。喟然不悅。林子曰。漢之文。唐之詩。譬我所嚴事之人也。文而漢詩。而唐。譬我所嚴事之

人之影子也。若所嚴事之人之猶在也。而不嚴事其人。顧惟卽其影子而日親之。不亦悖乎。於是何氏子遂以其昔日之文若詩也。火之。曰。羞作學語嬰兒也。浪談之作。在歲甲子之復月日也。距今且十年矣。或曰。詩文之談。皆昔人之所未嘗道者。若不有以得其大焉。又安能談之。而又於微如此也。然而有索子之詩之文也。而子輒曰不能詩。不能文者。何也。林子曰。余委不能詩。不能文。若余詩文之談。真浪談也。余豈敢曰有所得於詩文之大耶。

昔余棄去舉子業。而嘗從事於心身性命之學矣。朝夕惟其道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又嘗闡明乎心聖。非非三教之旨矣。朝夕惟其教之不明。以爲已憂也。夫已之憂。且不可得而釋矣。又何暇事其心於詩若文之間。妨功而奪志耶。

初學要道

內多用昔人語

初學之要。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蓋心碎木之本根也。本根旣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

賢大學問亦惟近裏著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初學之士。惟當有真實念頭。真實工夫。時時提醒。此心不至昏昧放逸。戒慎恐懼。防乎其防。務使此心得復其常明之本體。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由是觀之。初學之功。事心焉。盡之矣。事心之功。主敬焉。盡之矣。故曰。千聖一心。而主敬以事心者。真初學之要道。作聖之良方也。坐忘論曰。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荆棘未除。嘉苗不茂。故初學之士。當如耨者之去草。務拔其根。則吾心天然之種子。自然發生矣。或者以思慮比之。愛欲而爲心之荆棘也可乎。林子曰。爲心只在愛欲上。思慮是心之失則荒也。心旣荒矣。非荆棘而何。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乃思慮之心。釋氏所謂肉團心者。是也。而此心之憧憧。抑何其危耶。故艮其背焉。此心則藏乎其後。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行其庭焉。此心則伏乎其中。而思慮之心有不虛乎。思慮之心旣虛。而何思何慮之本體。固在我矣。

矣。

學而

下學而上達

或問良背行庭。旣曰權矣。望門而入矣。若所謂信道欲仁。抑非上達與。林子曰。此亦是望門而入。而非其至也。必也知性乎。方可謂之入門。易曰。盡性以至於命。不謂之上達。而爲極則地耶。

只患不知自己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耶。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

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耶。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喪自己。而始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知箇主宰

李延平之教人也。只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林子曰。所謂主宰存養者。果何處也。若能知

簡主宰存養處。雖動亦靜也。

無爲上士所笑

林有棟問曰。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何也。林子曰。道喪久矣。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若不能勤而行之。而有無於存亡之間。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

昔日之友數人。願從林子而師事之。林子曰。友可。以爲師乎。數人曰。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林子固謝之。數人曰。黃州非先生之友乎。而先生與之者。何也。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不得已而諾之。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黃州曰。師者事也。事先生之禮。不至。傳先生之道。不習。則亦非先生之徒也。數人咸曰。事先生之禮。敢不至乎。傳先生之道。敢不習乎。

攝心之難

吳三樂問曰。子夏篤信聖人。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林子曰。甚矣哉。攝心之難也。甚矣哉。攝心之難也。

卷八
三
林子曰。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君子貴自反

林苞問曰。學道之人。或謂之迂。或謂之矜。或謂之立異者。何與。林子曰。我之道。非爲迂也。苟或偏於迂焉。當反之以時。我之道。非爲矜也。苟或偏於矜焉。當守之以謙。我之道。非立異也。苟或偏於異焉。當矯之以同。有則改之。亦自反之道也。

林子曰。爲學者。不當見已之是處。惟當見已之不是處。苟惟見已之不是處。則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亦有許多不能盡處。是故君子貴自反也。

時以林子棄去舉子業。怪而顛之。而諸生不悅。林子曰。當今之世。與春秋之世。何如也。我之道。與仲尼之道。何如也。仲尼之在春秋也。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歷聘諸國。人以爲佞也。爲君者諱。人以爲黨也。每事必問。人以爲不知禮也。甚至於削迹伐木。纍纍喪家之狗之譏。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訛者。亦至矣。况余不逮仲尼。世不及春秋。而以我爲顛。

不亦宜乎。不亦宜乎。羅烈問曰。先生之學。何其易簡。何其平正。而外人以爲怪。而顛之者。何也。林子曰。君子爲己。不求人知。人之不知我者。由我之不爲人所知也。我之道。如其怪也。如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寧無羞乎。非其怪也。非其顛也。而人怪之。顛之。吾何愧焉。

顛義

僧如固問顛之義。林子曰。顛者。顛也。爲時所怪而顛之。堯舜傳賢。當時怪之。是堯舜顛於傳賢也。湯武放伐。當時怪之。是湯武顛於放伐也。時安於名。而去名者。爲時所怪。時安於利。而謝利者。爲時所怪。然則顛之名。亦美乎。曰。亦不美也。亦不惡也。顛於古。則君子羞之。顛於俗。則時人怪之。周有太顛。文王臣之。唐有大顛。昌黎友之。張顛草書。後世宗之。想其時怪之。故以爲顛。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

聖賢不歿厥愠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羑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

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詬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貴賤

黃似問曰。貴賤得而一乎。林子曰。因人之所貴而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因人之所賤而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

死生

兆誥問曰。死生得而齊乎。林子曰。如此而生。未嘗以生爲心也。如此而死。未嘗以死爲心也。

毀譽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名利

林子曰。矜名以爲高也。因名而喪其志也。溺利以爲榮者。因利而喪其志也。

安危利害

林子曰。時之所安者。安而危也。時之所利者。利而害也。

不憂不願

林子曰。我有善而人不善之。君子不憂也。我無善而人善之。君子不願也。

名實之分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廉貪直曲

林子曰。廉者廉之。而貪者必詐其廉。貪詐其廉。故貪者反爲廉矣。貪反爲廉。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直者直之。而曲者必詐其直。曲詐其直。故曲者反爲直矣。曲反爲直。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

林子曰。廉者有時而貪。貪而廉也。貪者有時而廉。廉而貪也。直者有時而曲。曲而直也。曲者有時而直。直而曲也。廉而貪者。非爲廉也。以爲貪之地矣。直而曲者。非爲直也。以爲曲之地矣。貪而廉者。勢不得不貪。而廉在其中矣。曲而直者。情不得不曲。而直在其中矣。

忠孝仁義

林子曰。忠則其人也。而不忠。則非人矣。孝則其人也。而不孝。則非人矣。仁則其人也。而不仁。則非人矣。義則其人也。而不義。則非人矣。凡類此而人道之所宜爲者而爲之。則人矣。凡類此而非人道之所宜爲者而爲之。則非人矣。人矣。無所往而不爲。非人也。不曰聖人之徒乎。非人矣。無所往而不爲。非人也。不曰禽獸之類乎。諸生戒之。諸生勉之。

林子分內集纂要卷九

華亭門人

張懋修

顧汝璧

全校閱

一
或問一貫之一。豈子之所謂一片太虛不二之一乎。抑亦露出端倪。真一之一也。林子曰。一貫之一。不二之一也。由不二之一而露出一端倪焉。以此一而貫之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道也者。不二之一也。一也者。真一之一也。而

二而三而萬物。一以貫之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耶。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耶。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得而知。况後世乎。

兆居問曰。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林子曰。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呂知常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若抱一之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

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或問乾坤合處。非所謂無定在之中與。林子曰。必

也。其太虛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余之所謂真中。余之所謂無定在之中也。然所謂乾坤合處。而謂之有定在固不可也。而謂之無定在亦不可也。林子曰。中庸一書。乃孔氏之所罕言者。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慎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

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
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德，篤恭
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
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
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
旣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
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
也。

或問未發之中，衆人之所同具也。我固有之，豈有
待於致之耶。林子曰：夫旣無待於致矣，則衆人亦
皆能中。亦皆聖人與。而中庸則曰：致中者何也。

林子曰：卽中卽性，卽性卽心，卽心卽覺。而帝堯之
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
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
乎。舍帝堯仲尼，其誰與歸。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
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

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而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大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之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況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大學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知止

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

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知本

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其有闕文耶。林子曰。其文備矣。明德親民之本。於至善者。知本也。由知止而定。靜安慮者。知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知本也。正心由於誠意。誠意由於致知。致知由於格物者。知本也。然聖人之學。知止者也。不交於物。而無物可格者。書之所謂安汝止者是也。學者之學。格物者也。必格其物。而後止可止者。書之所謂欽厥止者是也。

格物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初。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後知至。龜山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故真性無物。真知不鑿。而格物者。乃所以復其無物之本體。神其不鑿之妙用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大學之道。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心中不可有一物。物格則心存矣。

林子曰。心存則能應物矣。存之而無待於存也。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

無知

林子曰。我其有知乎哉。我其無知乎哉。故有知而
知非真知也。而無知而知。乃真知也。真知之知。不
慮而知也。

林子曰。元神爲用。故不慮而知也。

林子曰。心之虛明也。若鏡。思慮起則塵矣。

先覺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
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林子曰。觸物而知。不思而知。觸物而覺。不慮而覺。

聖賢之知

林子曰。聖人之知。無知者也。賢人之知。有知者也。
有知則有所不知。無知而無所不知。

易曰。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林子曰。
此乃不識仁智之根於所性。而外著於所見者。然
也。故無所安排。無所擬議。率乎其性之善。而本於
自然也。有所安排。有所擬議。滯於其見之偏。而不

本於自然也。

性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也。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

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存之。而至於盡也。舜惟能盡此幾希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騫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朱子釋之曰。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豈非仁義從性善中出耶。若乃徒以仁義爲美。而勉強以行之。殆非堯舜之仁義矣。

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大舜之盡性至命。不過此幾希爾。惟此幾希也。擴之足以配天地。運虛空。故曰。莫能載。莫能破。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堯之德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德曰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周公之德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夫此三聖人也。豈非其光輝之大。而化而聖。而不可知而神耶。然幾希可欲之善。人人之所具足也。特患人之不能信爾。苟能信之。而爲之不已。其功焉。由此而美。大聖神。是亦堯文周公也已矣。

義內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又曰。惡居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林子曰。義之所由以出者。豈不在於安宅之仁。

耶。由也者。由也。其所由來之地也。故曰義內。

孔子專言仁。而孟子則曰仁義者。何也。蓋仁內也。義非外也。卽其所行之宜者。由中而出。故謂之義。亦謂之仁。此孟子義內之旨。而所以異於告子者。今吾子以業舉課童。而俯仰賴之。以無累者。義也。設不知其義之所在。而飄然於人世之外。以爲高。上而父母。下而妻兒。將何資之。以爲命。便爲非義。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安得謂之仁。然所謂義者。以義君臣。以仁父子。以序兄弟。以別夫婦。以信朋友。至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莫不有一定之則。卽此便謂之義。而莫非仁也。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故方外者。敬也。集義者。仁也。幸深思之。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仁內也。義內也。而禮而智。無不在內。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

林子曰。世之儒者。孰有肯爲仁者乎。又孰有知仁之根於心。而當仁而仁者乎。孰有肯爲義者乎。又

孰有知義之根於心。而當義而義者乎。孰有能不動心者乎。又孰有不操存堅執。出於自然而不動心者乎。

卓爾躍如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耶。無可見乎否耶。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

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耶。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豈非所謂真消息者在耶。

或問何謂真消息。林子曰。井不及泉。謂之井可乎。鐘不能聲。謂之鐘可乎。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有德者必有言。豈非其所謂真消息邪。若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者。以其言人之言。無所得乎其心也。諺曰。讀書至老。一問便倒。其與井

不泉。鐘不聲。亦無以異。是雖自以爲學。而余則謂之未學矣。

說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耶。若或誦詩讀書。而恥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

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言人之言以爲言耶。故專以尊德性爲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象山之言也。專以道問學爲學者。則其所言。一皆言晦菴之言也。

馳心冊子

林子曰。德性不可不尊也。而其所以尊德性者。則由於問學也。問也者。問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學

也者。學此心法。以尊此德性也。此親師取友之道。不可廢也。若或恥於親師。不能取友。而馳其心於冊子。而自以爲得者。是自欺也。

玩物喪志

古人有言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由是觀之。唐虞以來。未有所謂冊子者。而聖人何其多也。三代以後。冊子旣繁。而聖人之不多見者。何與。此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所由以異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若徒口誦其言。而不知有所謂心法焉。雖日玩索。竟亦何爲。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是也。

冊子緒談

林子曰。德性之知者。心知也。若不知有所謂心法。而馳其心於外焉。則是人也。未有不矜其冊子之緒談。而自以爲知也。冊子曰。人性皆善。而是人也。亦曰。人性皆善。冊子曰。求其放心。而是人也。亦曰。求其放心。至於所謂一。所謂中。所謂誠與敬者。是皆冊子之緒談也。如此見解。將以欺人乎。抑以欺

已乎。有志者。其試思之。

六經亦冊子

或曰。六經非冊子。與。林子曰。冊子莫大於六經。六經亦冊子也。而孔門心法。存乎其間矣。故誦六經者。非徒誦其辭章焉已也。蓋必求其所謂心法。曰。一曰中。曰誠。曰敬。以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林子曰。所謂孔門心法者。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孟子之直養是也。自漢以來。儒者鮮有能知之者。不知心法。是不知自根自本之學也。抑其次焉。而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亦不可不知也。故其心之放於聲也。則知求之約之而使反也。心之放於色也。則知求之約之而使反也。求放心焉。未也。又從而察識之。察識焉。未也。又從而擴充之。日孳孳而不息。是亦聖人之徒也。

外心非學

古人有言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而外心以爲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孔孟之所謂道也。故操存也者。操存此心也。察識也者。察識此心也。擴充也者。擴

充此心也。求在我而反說約者。反求此心也。孔子常言仁。而孟子則曰仁人心也。他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心足以王矣。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天德王道。皆不外心如此。則亦何嘗多學多識。而外心以爲道邪。

時人按劍

林子曰。後世之儒者。壞於支離之習。亦甚矣。苟有返本還原之道。驟以語之。未有不驚且駭也。投人夜光。誰不按劍。則余之所言。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劍也哉。

國

